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五十四回 告冒餉把弟賣把兄 戕委員乃姪陷乃叔

那紹興老頭子嘮叨了一遍，自向別家去了。我回到裡面，便對德泉說知。德泉道：「騙個把鄉下人，有甚麼希奇。藩庫裡的銀子，也有人本事去騙出來呢。」我道：「這更奇了！不知是那裡的事？」德泉道：「這就是前兩年山東的事。說起來，話長得很，這裡還像有點因果報應在裡面呢。先是有兩個人，都是縣丞班子，向來都是辦糧臺差事的。兩個人的名字，我可記不清楚了，單記得一個姓朱的，一個姓趙的，兩個人是拜把子的兄弟，非常要好，平日無話不談。後來姓朱的辦了驗看，到山東候補去了，和姓趙的許久不通音問了。山東藩庫裡存了一筆銀子，是預備支那裡協餉的。」忽然一天，來了個委員，投到了一封提餉文書，文書上敘明即交那委員提解來，這邊便備了公事，把餉銀交那委員帶去了。誰知過了兩個月，那邊又來了一角催餉文書，不覺大驚，查察起來，才知道起先那個文書是假的。只得另外籌了款頂解了過去。一面出了賞格，訪拿這個冒領的騙子，卻是大海撈針似的，哪裡拿得著。看看過了大半年，這件事就擱淡下來了。

「忽然一天，姓趙的到了山東，去拜那姓朱的老把弟，說是已經加捐了同知，辦了引見，指省江蘇；因為惦著老把弟，特為繞著道兒，到濟南來探望的。兩個人自有一番闊敘。明天，姓朱的到客棧裡回拜，只見他行李甚多，僕從喧赫，還帶著兩個十七八歲的侍妾，長得十分漂亮。姓朱的心中暗暗稱奇，想起相隔不過幾年，何以他便闊到如此，未免歎羨起來。於是打算應酬他幾天，臨了和他借幾百銀子。看見人家闊了，便要打算向人家借錢，這本是官場中人的慣技，不足為奇的。於是那姓朱的便請他吃花酒，逛大明湖，盤桓了好幾天，老把兄叫得應天響。這天又叫了船，在大明湖吃酒，姓朱的慢慢的把羨慕他的話也說出來了。姓趙的歎口氣道：『大凡我們捐個小功名，出來當差的，大半都是為貧而仕；然而十成人當中，倒有了九成九是越仕越貧的。就以你我而論，辦了多少年糧臺，從九品保了一個縣丞，算是過了一班；講到錢呢，還是囊空如洗，一天停了差使，便一天停了飯碗。如果不是用點機變，發一注橫財，哪裡能夠發達。』姓朱的道：『機變便怎樣？老把兄何不指教我一點。』姓趙的道：『機變是要隨機應變的，哪裡教得來。』姓朱的道：『老把兄只要把自己行過的機變，告訴我一點，就是指教了。』姓趙的此時已經吃了不少的酒，有點醉了，便正色道：『老弟，我告訴你一句話，只許你我兩個知道，不能告訴第三個人的。』說著，便附耳說道：『老把弟，你知道我的錢是哪裡來的？就是你們山東藩庫的銀子啊。我當著糧臺差使時，便偷著用了幾顆印，印在空白文書上；當時我也不曾打算定是怎樣用法，後來撤了差，便做了個提餉文書，到這裡來提去一筆款。這不是神不知、鬼不覺的事麼？』姓朱的大驚道：『那麼你還到這裡來！上頭出著賞格拿人呢！』姓趙的道：『那時候我用的是假名姓。並且我的頭髮早已蒼白了，又沒有留鬚；頭回我到這裡，上院的時候，先把烏鬚藥拿頭髮染的漆黑，把鬍子根兒刮得光光兒的，用引見胰子把臉擦得亮亮兒的，誰還看得出我的年紀。我到手之後，一出濟南，便把鬍子留起來。你看我此刻鬚髮都是蒼白的了，誰還知道是我。並且犯了這等大事，沒有不往遠處逃的，誰還料到我自到這裡來。老弟，你千萬要機密，這是我貼身的姬妾都不知道的，咱們自己弟兄不要緊，所以我告訴你一點。』姓朱的連連答應。

「及至席散之後，天色已晚。姓朱的回到家裡，暗想老把兄真有能耐，平白地藩庫的銀子也拿去用了，怎能夠也有機會學他一遭便好。想來想去，沒有法子。忽然一轉念道：『放著現成機會在這裡，何不去幹他一幹呢？』又想了一想道：『不錯啊，升官發財，都靠著這一回了。』打定了主意，便換過衣冠，連夜上院，口稱稟報機密。撫臺聽見說有機密事，便傳進去見。他便把這姓趙的前情後節，徹底稟明。稟完，又請了一個安說：『本來上頭出過賞格拿這個人，此刻不敢領賞銀，只求大帥給一個破格保舉。』撫臺道：『老兄既然不領官賞，就把他隨身所帶的盡數充賞便了；至於保舉一層，自然要給你的。』他又打了個千謝過。撫臺道：『那麼老兄便去見歷城令商量罷。』他辭了出來，又忙去找歷城縣。歷城縣聽說是撫臺委來的，連忙請見。他先把情節說了，然後請知縣派差去拿人。知縣道：『還是連夜去拿吧，還是等明天呢？』他此時跑的乏了，因說道：『等明天去罷。明天請派差先到晚生公館裡去，議定了下手方法才好。不然，冒冒失失的跑去，萬一遇不見，倒走了風聲，把他嚇跑了，就費手腳了。』知縣便連連答應。他就回家安歇。

「到了明天，縣裡因為拿重要人犯，派了通班捕役，到他公館伺候。他和捕役說明，叫他們且在客棧前後門守住，等聽見裡面鞭炮響，才進去拿人。說定了，他便叫人買了一掛鞭炮，揣在懷裡，帶了通班捕役，去找他老把兄。

「兩人相見，談了幾句天。他故意拿了一枝水煙筒吸煙，順腳走到院子裡去，把鞭炮放起來。姓趙的在屋裡聽見，甚是詫異道：『這是誰放的鞭……』說猶未了，一班差役，早蜂擁進來。姓朱的伸手把姓趙的一指，眾差役便上前擒住。姓趙的慌了，忙問道：『為了甚麼事？』差役們不由分說，先上了刑具。便問：『朱太爺，犯著怎樣發落？』姓朱的道：『奉憲只拿他一個，這些有我在這裡看管。』姓趙的這才知道被老把弟賣了。不覺歎一口氣道：『好老把弟！賣得我好！這回我的腦袋可送在你手裡了！然而你這樣待朋友，只怕你的腦袋也不過暫時寄在脖子上罷了！』眾差役不等他說完，便簇擁著他去了。

「這姓朱的便沈下臉來，把那帶來的僕從，都攆走了。叫了人來，把那些行李，都擡回自家公館裡去；那兩個侍妾，也叫轎子擡去，居然擁為己有了。這行李裡面，有十多口皮箱子，還有一千多現銀，真是人財兩進。過得幾天，定了案，這姓趙的殺了。撫臺給他開了保舉，免補縣丞，以知縣留省盡先補用。部裡議准了，登時又升了官。撫臺還授意藩臺，給他一個缺。藩臺不知怎樣，知道他兩個的底細，以為姓趙的所犯的罪，本來該殺，然而姓朱的是他至交，不應該出他的首。若說是為了國法，所以公爾忘私，然而姓朱的卻又明明為著升官發財，才出首的，所以有點看不起這個人。這會撫臺要給他缺，藩臺有意弄一個苦缺給他，就委他署了一個兗州府的嶧縣。

「這嶧縣是著名的苦缺，他雖然不滿意，然而不到一年，一個候補縣丞升了一個現任知縣，也是興頭的，便帶了兩個侍妾去到任，又帶了一個姪兒去做帳房。做到年底下，他那姪少爺嫌出息少，要想法子在外面弄幾文，無奈嶧縣是個苦地方，想遍了城裡城外各家店舖，都沒有下手的去處。只有一家當舖，資本富足，可以詐得出的。便和稿案門丁商量，拿一個皮箱子，裝滿了磚頭瓦石之類，鎖上了，加了本縣的封條，叫人擡了，門丁跟著到當舖裡去要當八百銀子。當舖的人見了，便說道：『當是可以當的，只是箱子裡是甚麼東西，總得要看看。』門丁道：『這是本縣太爺親手加封的，哪個敢開！』當舖裡人見不肯開看，也就不肯當。那門丁便叫人擡了回去。當舖裡的伙計，大家商量，縣太爺來當東西，如何好不應酬他；不過他那箱子封鎖住了，不知是甚麼東西，怎好胡亂當他的，倒是借給他點銀子，也沒甚要緊。我們在他治下，總有求他的時候，不如到衙門裡探探口氣，簡直借給他幾百銀子罷。商量妥當，等到晚上關門之後，當舖的當事便到衙門裡來，先尋見了門丁，說明來意。門丁道：『這件事要到帳房裡和姪少爺商量。』當事的便到帳房裡去。那姪少爺聽見說是當舖裡來的，登時翻轉臉皮，大罵門上人都到那裡去了，『可是瞎了眼睛，夤夜裡放人闖到衙門裡來！還不快點給我拿下！』左右的人聽了這話，便七手八腳，把當事拿了，交給差役，往班房裡一送。當舖裡的人知道了，著急的了不得；又是年關在即，如何少得了一個當事的人。便連夜打了電報給東家討主意。這東家是黃縣姓丁的，是山東著名的富戶，所有闔山東省裡的當舖，十居六七是他開的。得了電報，便馬上回了個電，說只要設法把人放出來，無論用多少錢都使得。當舖裡人得了主意，便尋出兩個紳士，去和姪少爺說情，到底被他詐了八百銀子，方才把當事的放了出來。

「等過了年，那當舖的東家，便把這個情形，寫了個呈子，到省裡去告了。然而衙門裡的事，自然是本官作主，所以告的是告縣太爺，卻不是告姪少爺。上頭得了呈子，便派了兩個委員到嶧縣去查辦。這回派的委員，卻又奇怪，是派了一文一武。那文的姓傅，我忘了他的官階了；一個姓高的，卻是個都司，就是本山東人。等兩個委員到了嶧縣，那位姓朱的縣太爺，方才知道姪少爺闖子禍，未免埋怨一番。正要設法彌縫，誰知那姪少爺私下先去見那兩個委員。那姓傅的倒還圓通，不過是拿官場套語『再商量』三

個字來敷衍；那姓高的卻擺出了一副辦公事的面目，口口聲聲，只說公事公辦。那姪少爺見如此情形，又羞又怒又怕。回去之後，忽然生了一個無毒不丈夫的主意來，傳齊了本衙門的四十名練勇，桌上放著兩個大元寶，問道：『你們誰有殺人的膽量，殺人的本事，和我去殺一個人？這二百兩銀子，就是賞號；我還包他沒事。』四十名練勇聽了，有三十九名面面相覷；只有一個應聲說道：『我可以殺人！但不知殺的是誰？』姪少爺道：『你可到委員公館裡去，他們要問你做甚麼，你只說本縣派來看守的；覷便把那高委員殺了，回來領賞。』那練勇答應下來，回去取一把尖刀，磨得雪亮飛快，帶在身邊，逕奔委員公館來。傅委員聽了，倒不以為意；那高委員可不答應了，罵道：『這還了得！省裡派來的委員，都被他們看守了，這成了個甚麼話！』倒是傅委員把他勸住。到了傍晚時，高委員到院子裡小便，那練勇看見了，走到他後頭，拔出尖刀，『颯』的一下，雪白的一把尖刀，便從他後心刺進去，那刀尖直從前心透出，拔了紅刀子出來，翻身便走。一個家人在堂屋裡看見，大喊道：『不好了！練勇殺人啊！』這一聲喊，驚起眾家人出來看時，那練勇早出大門去了。眾人見他握刀在手，又不敢追他。看那高委員時，只有雙腳亂蹬了一陣，就直挺了。傅委員見此情形，急的了不得，忙喝眾人道：『怎麼放那兇手跑了，還不趕上去拿了來！』說話時便遲，那時卻是甚快，那練勇離了大門，不過幾丈遠，眾人聽傅委員的話，便硬著膽子趕上去。那練勇聽見有人追來，卻返身仗刀在手道：『本官叫我來殺他的，誰能奈我何！你們要趕我，管叫你來一個死一個！』說罷，回身徜徉而去。眾人誰敢向前，只得回報傅委員。傅委員聽了，嚇得魂不附體，暗想他能殺姓高的，便能殺我，這個虎口之地，如何住得！便連夜出城，就近飛奔到兗州府告變去了。兗州府得報，也嚇得大驚失色。連忙委了本府經歷廳，到嶧縣去摘了印綬，權時代理縣事；另外委員去把姓朱的押送來府，暫時看管。因為原告呈子，詞連稿案門丁，叫一並提了來。一面飛詳上憲。等經歷廳到嶧縣時，那姪少爺和那練勇，早不知逃到哪裡去了。不多幾天，省裡來了委員，把姓朱的上刑具，提回省裡，原來已經揭參出去了。可笑一向還說是姪兒子做的事，與他無涉；直到此時，方才悔恨起來。到了省城，審了兩堂，他只供是姪兒子所做的，自己只承了個約束不嚴。上面便把他押著，一面懸賞緝凶。

「這件事本就可以延宕過去了，誰知那高委員也有個姪兒子，卻是個翰林，一向在京供職，得了這個消息，不覺大怒，驚動了同鄉，聯合了山東同鄉京官，會銜參了一折，坐定了是姓朱的主謀，奉旨著山東巡撫徹底根究，不得徇情迴護。撫臺接到了廷寄，看見詞旨嚴厲，重新又把這個案提起來，嚴刑審訊。那門丁熬刑不過，便瘐死了。那姓朱的也備嘗三木，終是熬不住痛苦，便承了主謀。這才定了案，拿他論抵。那時他還有些同寅朋友，平素有交情的，都到監裡去看他，也有安慰他的，也有代他籌後事的，也有送飲食給他的。最有見識的一個，是勸他預先服毒自盡的。誰知他不以為忠言，倒以為和他取笑，說是正凶還沒有緝著，焉見得就殺我。那勸他的人，倒不好再說了。他自從聽了那朋友這句話之後，連人家送他的飲食也不敢入口，恐怕人家害他，天天只把囚糧果腹。直等到釘封文書到了，在監裡提了出來綁了，歷城縣會了城守，親自押出西關。他那忠告的朋友，化了幾十吊錢，買了一點鶴頂紅，攬在茶裡面，等在西關外面，等到他走過時，便勸他吃一口茶；誰知他偏不肯吃。一直到了法場上，就在三年前頭殺姓趙的地方，一樣的伸著脖子，吃了一刀。」

正是：富貴浮雲成一夢，葫蘆依樣只三年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再記。